聖學輯要 二

修己
窮理
誠實
矯氣質
養氣

窮理章
天地人物
人貴於万物
本然之性
氣質之性
心性情
王伯之畧
異端之害
誅宗章
矯氣質章
矯各有法
矯氣質在克己
矯氣質之功在克己勉強
養氣章
養志氣
養血氣

窮理 天道

聖學輯要卷之三

脩己

窮理章第四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繫辭下同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

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朱子曰著者明其所當然察者識其所以然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朱子曰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北溪陳氏曰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

天道

是道君臣是器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

臣按物必有理皆須窮格今所引夫子繫辭之說爲理學之源本次引經傳諸說略明在物在身之理以爲求端之資若因其所已言推廣其所未言則致知之功其庶幾乎

○無極而太極（周子太極圖下同）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

天道

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又曰太極者只是在陰陽裏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勉齋黃氏曰無極而太極若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云爾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

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臣按動靜之機非有以使之也理氣亦非有先後之可言也第以氣之動靜也須是理為根柢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若執此言以為太極獨立於陰陽之前陰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理氣元不相離豈有合哉只是混融無間故曰妙合亦可活看)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盖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者也氣聚成形則

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盖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

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五性之殊散爲萬事盖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

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
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
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
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
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動者誠之通天道之元亨也靜者誠之復天道之利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
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
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
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
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

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
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人道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
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
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
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
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
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天人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

天人

故引之以證其說○張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葉氏曰萬變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朱子

程子曰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乾坤有此四德乾坤天地之性情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義是宜之理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禮是節文之理○又曰性是理之在我者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吳氏曰亘萬世而不易故曰常統萬善而不遺故曰綱

天道

臣按太極在天曰道（此道字以天命流行之道言率性之道以人物當行之道言）在人曰性元亨利貞道之流行者也仁義禮智性之所具者也元於時爲春在人爲仁亨於時爲夏在人爲禮利於時爲秋在人爲義貞於時爲冬在人爲智（元亨利貞以流行之用爲序仁義禮智以對待之體立名）

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朱子大全）

朱子曰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

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粹駁故氣異萬物已得之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絶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程子曰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

陰陽

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張子正蒙

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跡也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

人貴萬物

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朱子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魂卽神也魄卽鬼也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

右通言天地人物之理此以下專言在人之理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禮記

張子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

人爲貴是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凡生卽伸也要終卽歸也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焉○朱子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龍泉葉氏曰天地之情性非人則不能體而參之天地之功用非人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所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爲天地之心

右言人貴於萬物

本然之性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商書湯誥

蔡氏曰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以天言之則謂之命以人言之則謂之性其實一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下同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朱子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名謂以不救人得惡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

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子曰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曰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四端

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又曰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人性之善可見

萬物皆備於我矣

朱子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又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

義禮智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别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真氏

曰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
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
何仁義禮智是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
貞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
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於穆之命
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
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皆全具此
理惟其有形體之累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
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
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

敬辭讓一作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

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
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右論本然之性○臣按人之一心萬理全
具堯舜之仁湯武之義孔孟之道皆性分
之所固有也惟是氣稟拘於前物欲汩於
後明者昏正者邪迷而爲衆人之蚩蚩實
與禽獸無異而本具之理則其明自如其
正自如但爲所掩蔽而終無息滅之理誠
能去其昏絶其邪則堯舜湯武孔孟之聖
非外假而成譬如有人自家無限寶藏埋

諸幽暗之地而不自知爲貧寒丐乞流轉四方若遇先覺指示藏寶之處篤信不疑發其所埋則無限實藏皆所自有者也此理甚明人自不覺可哀也哉若徒知此心之具理而已不復力去其掩蔽則是實不知藏寶之處而謾說我有寶藏云爾亦何益之有頤 留睿念焉

氣質之性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張子正蒙

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

以理雜氣而言只是此性(本然之性)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氣質之性)性譬之水本皆淸也以淨器盛之則淸以汚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淸未嘗不在○葉氏曰氣聚成形性爲氣質所拘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爲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又曰論

心性情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智愚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故曰不明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非矣

右論氣質之性○臣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非二性也就氣質上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與氣質而命之曰氣質之性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禮記下同

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

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爲情也○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問愛與欲何

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虞書大禹謨舜命禹之辭○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朱子曰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潛室陳氏曰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勉齋黃氏曰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而所以自

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爲重任情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豈不深可憫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學者盍深思而熟玩之哉○西山真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先儒訓釋雖衆獨朱子之說最爲精確夫聲色臭味之欲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所謂道心也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

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義理精微難見故謂之微非以未易充廣而名也但西山之說亦通可別為一說故取之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朱子晩年定論不以人心為人欲蓋人心只是生於形氣者雖聖人亦有焉人心為主不聽命於道心然後乃為人欲真氏之說雖非正釋人心而論天理人欲分曉有益於學者故并取焉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

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
心者性情之主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
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性也所以
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
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别只在毫釐之間精以
察之乃可見耳○又曰心之全體湛然虛明
萬理具足其流行該貫乎動靜以其未發而
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
之則情也然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
未發而爲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

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下同）

朱子曰幾希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

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慮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又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天地之性人物一也所不同者心也氣有偏正通塞故心不同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别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范氏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

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
惟口耳目手足動静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
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
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
從以出者也天即理也此理指性而言天大無外而性稟
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
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有所蔽而不

論窮理

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
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故
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
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
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
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右通論心性情○臣按理之在物在身者
皆所當窮但在物者博而泛故略言之在
身者要而切故其論稍詳非謂在身者可
詳而在物者可略也近思而類推無所不

盡則一物之細一事之微莫不洞明其理況天地之大鬼神之妙有所不詳者乎

臣竊謂先儒心性情之說詳備矣然各有所主而言或不一故後人執言而迷旨者多矣性發爲情心發爲意云者意各有在非分心性爲二用而後人遂以情意爲二岐性發爲情非無心也心發爲意非無性也只是心能盡性性不能撿心意能運情情不能運意故主情而言則屬乎性主意而言則屬乎心其實則性是心之未發者也情意是心之已發者也四端專言理七情合理氣非有二情而後人遂以理氣爲互發四端猶性

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猶性之合理氣而言也氣質之性實是本性之在氣質者非二性故七情實包四端非二情也須是有二性方能有二情　情意二岐

理氣互發之說不可以不辨夫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性情之外更無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動為情朱子語止此情是感物初發底意是緣情計較底非情則意無所緣故朱子曰意緣有情而後用故心之寂然不動者謂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謂之情心之因所感而紬繹思量者謂之意心性果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岐乎或問意固是緣情計較矣

但人未與物接而無所感時亦有念慮之發豈必緣情乎答曰此亦紬繹舊日所發之情也當其時雖未接物實是思念舊日所感之物則豈非所謂緣情者乎五

性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之中剔出其善情目爲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情之善惡夫孰非發於性乎其惡者本非惡只是掩於形氣有過有不及而爲惡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然則四端七情果爲二情而理氣果可互發乎程朱之說作看若甚可駭然深思之則可以無疑人之喜怒哀樂聖狂同有焉其所以喜怒哀樂之理則性也

知其可喜怒哀樂者心也遇事而喜怒哀樂之者情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者情之善者也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者情之不善者也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氣循天理而直出可見其爲仁義禮智之端故目之以四端情之不善者雖亦本乎理而已爲汙濁之氣所揜反害夫理不可見其爲仁義禮智之端故不可謂之四端耳非不本乎性而別有二本也此所謂善惡皆天理因天理而有人欲者也雖然遂以人欲爲天理則是認賊爲子矣譬如夏月之醢變生虫則虫蛆固因醢而生也然遂以虫蛆爲醢則不可也虫蛆生於醢而反害醢人欲因乎天理而反害天理其理一也夫

以心性爲二用四端七情爲二情者皆於理氣有所未透故也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

則無所發理氣混融元不相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互發者豈不謬哉昔有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者朱子曰心有體用未發是心之體已發是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以此觀之則心性之無二用可知心性無二用則四端七情豈二情乎或問曰朱子曰情有善惡性則全善然則氣質之性亦無有不善者乎

底是意四端偏指道心七情人心道心之總稱者也

有問於臣者曰理氣是一物是二物臣答曰考諸前訓則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氣渾然無間元不相離不可指為二物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雖不相離而渾然之中實不相雜不可指為一物故朱子曰理自理氣自氣不相挾雜合二說而玩索則理氣之妙庶乎見之矣論其大槩則理無形而氣有形故理通而氣局理通者天地萬物同一理

辨論費用

也氣局者天地萬物各一氣也所謂理一分殊者理本一矣而由氣之不齊故隨所寓而各為一理此所以分殊也非理本不一也理無為而氣有為故氣發而理乘陰陽動靜而太極乘之發者氣也乘其機者理也故人心有覺道體無為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無形無為而為有形有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為而為無形無為之器者氣也此是窮理氣之大端也○又問理有體有用當何分辨臣答曰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朱子釋之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理之散在事物其所當然者在父為慈在子為孝在君為義

五伯之略

在臣爲忠之類所謂費也用也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是其體也理以在物而言道以流行而言其實一而已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下同

朱子曰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程子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

爲之便是私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朱子曰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眞氏曰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

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前漢書董仲舒傳

真氏曰孟子之後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盖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合宜之理道謂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

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恤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程子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

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右辨王覇之略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朱子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

○孟子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朱子曰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

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史記

眞氏曰老氏所該者衆無爲無欲近理之言雖君子有取焉養生之言爲方士者尚焉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言兵者尚焉其以事物爲粗跡以空虛爲妙用淸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

論神仙

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原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飮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

有此理也又問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
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
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佛者夷狄之一法昌黎文集
勿軒熊氏曰自後漢時入中國其初不過論
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
明之士亦爲之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
也
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其害尤甚學者
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

中矣程氏遺書○明道先生語

朱子曰楊墨做得来淺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跡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葉氏曰此言雖為初學立心未定者

論佛

設然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跡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辨異端之要領也

○汪氏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

臣按佛氏之說有精有粗粗者不過以輪迴報應之說廣張罪福誘脅愚迷使之奔走供奉而已其精者則極論心性而認理為心以心為萬法之本認心為性以性為見聞作用以寂滅為宗以天地萬物為幻妄以出世為道以秉彝人倫為桎梏其用功之要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頓悟之後方加漸修若上根之人則或有頓悟頓修者達磨於梁武帝時入中國始傳其道所謂禪學者是也至唐而大盛其徒遍天下揚眉瞬目捧喝大笑以相印證大槩以無意為得道不論善惡若以意思而得則皆以為妄見必也任情直行不用意思然後乃以為真見其未及乎此者則必以一二句無意味話頭若狗子無佛性庭前栢樹子之類作無限妙理看遂生大疑專心窮究積功不已靜定之極略見心性影子於髣髴

想象之際則遂擬之以豁然大悟倡狂自
恣謂之了事宋初其徒猶熾自程朱廓清
之後其勢始衰于今所謂禪學者殆至於
絶矣又有陸象山與朱子並世而生揮斥
致知之功以為支繁失真專用功於本心
此於涵養不為無助但學者知行必須並
進若不知道理不辨是非則所謂存心者
亦將何據若只靜坐而萬理自明則孔子
何必曰博學於文子思何必曰道問學乎
此不幾於禪學詖淫邪遁之說乎象山既

沒其學不絕至今與朱子正學並立而相抗一種厭勤勞樂簡便之徒相與作爲幽深恍惚之說以附之嗚呼其亦斯道之不幸也歟禪學雖足以惑人其言非儒其行滅倫世間稍知有秉彝者固已疑阻又經程朱之闢宜乎其跡若掃矣陸學則不然言必稱孔孟行必本孝弟而其用心精微處乃是禪學也闢之之難豈不十倍於佛氏乎佛氏之害如外寇之侵突陸氏之害如奸臣之誤國此不可不知故並著爲

右辨異端之害○臣按事物之可窮者不可殫錄惟是王霸之略異端之害最不可不辨故略述焉他可類推矣

臣竊謂聖賢窮理之說大要不出乎此章所引苟因其言實下工夫循序漸進則貫通之效不期自臻矣盖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人之一心管攝萬理是以無不可窮之理也但開蔽不一明暗有時於窮格之際或有一思而便得者或有精思而方悟者或有苦思而未徹者思慮有得渙然自

信沛然悅豫洒然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則是真有得也若雖似有得而信中有疑
危而不安不至於氷消凍釋則是強揣度
耳非真得也今遇事理會及看聖賢之語
若心慮澄然略綽一見便會於心無少可
疑則此一思便得者也若更生疑慮則反
晦真見如明道嘗在倉中見長廊柱默數
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人敲柱
數之乃與初默數者合正謂此也如或思
而未得則專心致志抵死血戰至忘寢食

方有所悟如延平先生云一故神兩故化理會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認方見得平穩管仲曰思之又思鬼神將通非鬼神之力精神之極也正謂此也又或苦思之久終未融釋心慮窒塞紛亂則須是一切掃去使胷中空無一物然後却擧起精思猶未透得則且置此事別窮他事窮來窮去漸致心明則前日之未透者忽有自悟之時矣朱子曰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

窮一事或可因此而明彼也正謂此也此三條互相發明是窮理要法從事於斯無少懈怠澄以靜養以培其本資以問辨以暢其趣積功之久一朝豁然貫通至於物無不格心無不盡則我之知見吻合聖賢嗜欲之誘功利之說異端之害舉不足以累吾靈臺而大路坦然行遠無疑以至誠意正心處大事定大業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矣學而不造此域則安用學為抑又惟念人君之職與匹夫不同匹夫則必修己

而待時得君而行道故學茍不足則不敢
經出爲人君則不然已爲臣民之主已荷
教養之責若曰我今修已不暇治人云則
天工廢矣故修已治人之道不可不一齊
理會也一日之間所接萬機每遇一事必
求至當之理去其非而行其是親近儒臣
講明義理容受諫諍惟善是主此皆人君
窮理之事也如或尋章摘句採英摭華付
諸空言而已不施修已治人之實功則眼
目雖高議論雖精終不見典學誠身之效

亦何益哉慈溪黃氏曰酌水者必浚其源
浚其源爲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
義也食實者必漑其根漑其根爲食實地
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
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
於不問何爲耶此言深切伏惟
殿下留念焉

聖學輯要卷之三

誠實

聖學輯要卷之四

修己

誠實章第五

臣按窮理既明可以躬行而必有實心然後乃下實功故誠實爲躬行之本

子曰主忠信（論語下同）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爲實心信爲實事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朱子曰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篤厚也○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朱子曰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見曲禮謂兩人並坐並立我毋往參之爲三也〉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朱子曰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

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又曰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好名與好利淸濁雖不同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爲己爲人之

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唯欲得之於己則不
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
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
浮淺露○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
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
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謙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大學
朱子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
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

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
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
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
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
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
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慎之於此以審其幾
焉○又曰如知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
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
已人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烏喙

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又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却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爲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又曰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又曰十分爲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劉忠定公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劉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櫽栝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朱子曰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慎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中庸

朱子曰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孝而不誠則無孝弟而不誠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程子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

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

朱子曰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

論誠實

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
人之道也朱子曰善

臣按天有實理故氣化流行而不息人有
實心故工夫緝熈而無間人無實心則悖
乎天理矣有親者莫不知當孝而孝者鮮
有兄者莫不知當弟而弟者寡口談夫婦
相敬而齊家之效蔑聞長幼朋友亦莫不
然至於見賢知其當好而心移於好色見
邪知其當惡而私愛其納媚居官者說廉
說義而做事不廉不義莅民者曰養曰教

而爲政不養不敎又或强仁勉義外似可
觀而中心所樂不在仁義矯僞難久始銳
終怠如是之類皆無實心故也一心不實
萬事皆假何往而可行一心茍實萬事皆
眞何爲而不成故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
願 留睿念焉○臣又按誠意爲修己治
人之根本今雖别爲一章陳其大槩而誠
之之意實貫上下諸章如志無誠則不立
理無誠則不格氣質無誠則不能變化他
可推見也

矯氣質

矯氣質章第六

臣按既誠於爲學則必須矯治氣質之偏以復本然之性故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變化氣質此所以矯氣質次於誠實也

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周子通書下同

朱子曰氣禀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又曰禀得木氣多則少

矯若有法

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
惟中也者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
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
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
之偏矣○程子曰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
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
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

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
須索勉強也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周書洪範
蔡氏曰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
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平康正直無所事
乎矯拂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
以柔克剛也○朱子曰克治也資質沈潛者
當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黃
氏曰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

矯氣質
在克己

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論語

朱子曰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右言氣質不同而矯之各有法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論語下同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

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言如人色欲重則先節其色利欲重則先絕其利之類此是勇猛克己之要法○朱子曰己之私有三性質之偏一也耳目鼻口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私三也仔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與克去薛氏曰私無大小覺則克去○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

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
朱子曰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
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
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
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
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
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
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
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

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程子曰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

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繫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準則

聽箴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知誘物化者心爲物所誘而化也心體本正自化於物遂亡其正

言箴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

動箴

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陳氏曰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冗之失也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臣按習與性成謂積習成功則若出於天性也所謂必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天性謂當初稟受氣質之性非謂本然之性也○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

致其決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克己爲切己工夫而變化氣質之要法故程朱之言如此

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損之象

程子曰脩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又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又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又曰語云棖也慾焉得剛甚哉慾之害人也人之爲

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於香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惟思而能窒慾曾子三省窒慾之道也○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故窒慾如塡壑懲忿如摧山

右言矯氣質之法在克己己之難克者惟忿與慾故表而出之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下同

矯氣質之切在在勉強

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曰學乃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董氏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盖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

鹵莽滅裂之學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吳氏曰學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者皆可變而美矣況其生而美

者乎○朱子曰向見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家事器皿也）後日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右言矯氣質之功在勉強

臣按一氣之源湛然清虛惟其陽動陰靜或升或降飛揚紛擾合而為質遂成不齊物之偏塞則更無變化之術惟人則雖有清濁粹駁之不同而方寸虛明可以變化

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豈虛語哉氣清而質粹者知行不勉而能無以尚矣氣清而質駁者能知而不能行若勉於躬行必誠必篤則行可立而柔者强矣質粹而氣濁者能行而不能知若勉於問學必誠必精則知可達而愚者明矣且世間衆技孰有生知者哉試以習樂一事言之人家童男稚女初業琴瑟運指發聲令人欲掩耳不聽用功不已漸至成音及其至也或有清和圓轉妙不可言者彼童男稚女豈

性於樂者乎惟其實用其功積習純熟而已凡百伎藝莫不皆然學問之能變化氣質者何異於此哉嗚呼百工伎藝世或有妙絕者而學問之人未見其變化者只資其知識之博言論之篤而已剛者終不足於柔善柔者終不足於剛善貪者未見其爲廉忍者未見其爲慈輕者未見其爲沈重然則人之實功只在百工伎藝而已不在於學問也可勝歎哉願 留睿念焉

養氣章第七

養氣

專言養志氣

臣按矯治固當克盡而保養不可不密蓋保養正氣乃所以矯治客氣也實非二事而言各有主故分為二章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下同

朱子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程子曰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臣按上章以克己言故曰窒慾此章以養心言故曰寡欲窒慾之慾專指私欲言寡欲之欲泛指心所欲而言故曰人之所不能無但多而不節則便是私欲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朱子曰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

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

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
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梏
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
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
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
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
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
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
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
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

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朱子曰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朱子曰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

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程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葉氏曰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也

右專言養志氣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

养血氣

氣旣衰戒之在得 論語

朱子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易曰愼言語節飮食 頥卦象辭

程子曰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飮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飮食也○又曰眞元之氣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

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又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邢恕曰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子之所愼齋戰疾論語

朱子曰齋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慎也○又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程子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思叔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又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

學之力也

右兼言養血氣

臣按仁義之心人所同受而資稟有開蔽眞元之氣人所同有而血氣有虛實善養仁義之心則蔽可開而全其天矣善養眞元之氣則虛可實而保其命矣其養之之術亦非外假他物只是無所撓撼而已天地氣化生生不窮無一息之停人之氣與天地相通故良心眞氣亦與之俱長惟其戕害多端所長不能勝其所消展轉梏亡

故心爲禽獸氣至夭札可不懼哉害良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害真氣者亦不出是欲焉盖耳目之好聲色固害於心而淫聲美色爲敗骨之斧鉅口體之有嗜好固害於心而快口之味必傷五臟宴安之便能解筋脉遂使動息乖方喜怒失中心日益放氣日益蕩終至於一氣絶貫百骸解紐矣將何以立命而長世乎然則養心養氣實是一事良心日長而無所戕害終至於盡去其蔽則浩然之氣盛大流行將

與天地同其體矣死生脩夭雖有定數在我之道則有以盡之矣豈不自慊乎顧留睿念焉

聖學輯要卷之四